



美国政府调整旅行限制， 留美学子能返校了？

本报记者 孙亚慧

部分学生可直飞返美

李彦辰是华盛顿大学西雅图分校土木工程专业的学生，将在今秋开始本科四年级的学习。自去年3月从美国回国之后，他一直在家中以网课的形式完成学业，一年多时间里的昼夜颠倒，让他感到身心俱疲。此次新规消息一出，李彦辰觉得“松了一口气”。

按照新规，对于过去14天内在中国、伊朗、巴西或南非境内活动且学术项目在2021年8月1日或之后开始的学生和学者，如果已经有F-1或M-1类的学生签证，最早在学术项目开始的30天前可以入境美国；如果正在申请F-1或M-1类签证，签证申请成功后，也可以在学期开始前30天内入境美国。

美国F-1签证和M-1签证的签发对象分别是参加美国学术项目和职业类项目的外国学生，这也意味着中国的留美学子可以在秋季开学前进入校园。

“西雅图与北京的时差有15小时，回国后的作息基本是晚上开始上课，直到第二天天亮下课。白天用来睡觉，一直到下午再起床准备继续上课。”李彦辰无奈地说，这样上课时间久了身体确实吃不消，除此之外，授课效果也与线下课堂相差甚远。“我的专业从大三开始会有很多需要实际操作的实验课，但现在只有网课。学生看不到实物无法上手操作，只能看老



李彦辰在家上网课。

师录制好的视频。这样的授课方式体验感和参与感都不好，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大打折扣。”李彦辰说。

李彦辰的经历在海外学子中并非少数，对许多留学生而言，长期熬夜上网课很是痛苦，也非长久之计。同时，“线上+线下”的课程设置、留在国外尚待处理的财物和高昂房租、国内落户对海外留学时间的具体要求……这些都成为海外学子希望回到留学国家继续学业的理由。

疫情之下“去留两难”

在此次美国国务院新规发布前，一些中国学子若想回到美国完成线下课程，会无奈选择另一种方式——借道第三国，停留14天后再飞往美国。

董睿本科毕业于密歇根大学计算机专业，现在已经申请到了该校的全奖博士。他告诉记者，在今年年初他的两位同学就选择借道新加坡，“迂回”返校。

新冠肺炎疫情给中国留学生的求学之路增添了不少变数，在综合考量获取签证难度、防疫安全、经济成本等多方面因素后，对于不得不返回留学目的国的中国学生来说，取道东南亚国家成了比较合适的选择，如新加坡、柬埔寨、泰国等。

事实上，李彦辰也曾考虑过先到新加坡再前往美国的方案，“新加坡疫情相对稳定，对华态度友好，落地后只要核酸检测呈阴性就可以自由活动了。”但是，他的计划并未得到父母的同意——第三国停留近半个月是否会有感染病毒的风险？若在此期间美国对新加坡的签证政策也出现新的变化怎么办？综合考虑之下，李彦辰最终放弃了借道他国的想法。

“换个角度，有些取道第三国的同学会抱着‘权当是一趟旅行了’的想法，也算是无奈的自我安慰吧。”董睿说。

采访中也有不少仍在内的学生表示，虽然美国放宽了入境限制，但他们对于赴美仍存有疑虑，其中包括签证、航班、新冠肺炎疫情形势、国际关系、个人留学安全等多种原因，有的学生更是明确表示自己今年不会前往美国继续读书。



董睿（右）在美国留学时与同学在一起。

签证问题仍是关键

根据美国国土安全部此前的统计数据显示，去年在美读书、持F-1或M-1签证的中国留学生共有38.2万人，占美国留学生总数的31%，较2019年减少超9万人。

对于今年新入学的中国留学生而言，若要赴美留学，还需面对“获得美国签证”这一难题。而就在不久前，包括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罗切斯特大学等在内的美国十余所知名院校联名向美国联邦政府上书，敦促美国使领馆尽快开放F-1学生签证业务的办理。在此之前，美国教育理事会（ACE）等40所高等教育机构就已对国际学生“赴美难”表示强烈关注，他们也曾致信美国联邦政府，希望能将对国际学生的签证申请提至“优先处理”的工作范畴，以帮助国际学生今秋顺利入学。

5月4日起，美驻华使领馆已经恢复留学生面签，而在此之前，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美驻华使领馆取消了移民和非移民签证处理的绝大多数当面预约。

李彦辰告诉本报记者，他的同学中有的已经在第一时间订好了9月返美的机票，而他自己还在等待学校发布秋季开学的具体时间，以满足此次美国国务院新规中关于开学前30天内可以入境美国的条件。“回去后得抓紧时间进入学习状态，尽量补回落下的课程进度。”他说。

留学国家 怎么选

综合考量语言、社会发展与文化

王忠义

留学规划中，如何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需求选择一个符合自己未来教育、职业以及生活规划的留学目的国，是走向成功留学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每个人在选择留学目的国时考虑的因素各有不同，有时甚至一些和教育非相关的因素，比如一个国家和城市的建筑风格，也会影响学生对留学目的国的选择。但无论如何，留学目的地政治和经济的稳定性、高等教育水平与声望、语言、文化、留学费用、社会安全以及当地社会对国际学生特别是中国学生与文化的接受和容纳度，是学生在选择留学目的地时需要重点考虑的因素。当然，不同因素在每个人考量中所占比重的不同也就决定了选择国家的不同。

根据最近几年出国留学目的国的统计情

况来看，英语国家特别是美国和英国始终是多数中国学生的首选。简单来讲，由于英语在中国教育中的普及性，使得在英语国家中留学的语言障碍会相对容易克服。更重要的是，英美两国在全球高等教育中的声望很有吸引力，特别是对于拥有名校情结的学生及其家长来说。同时，英美两国在全球经济社会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以及对未来科学发展的影响力、学位在全球范围内的认可，都容易赢得学生青睐。此外，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也是中国学生的热门选择。

留学目的国学生所学专业在全球的影响力和排名也决定了学生的选择。比如，很多学习时装设计的同学选择到意大利、法国等时尚氛围浓厚的国家就读；计划学习工程类的同学选择前往德国求学。也有一些学生选择到荷兰、北欧等一些国家去读书，但需要注意的是小语种学习的难度。

近期一些亚洲国家成了留学“新热门”，比如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甚至包括全球最奢华的城市迪拜也吸引了不少中国学生。选择马来西亚或泰国的主要是因为欧美国家而言更实惠的学费和生活费，对于文化更为熟悉。迪拜之所以受到青睐，是因为迪拜允许国际学生利用业余时间完成学位课程，国际学生可以选择边学习边工作，获得学位的同时还能积累一定工作经验。此外，就业潜力、灵活的签证政策也是留学迪拜的一大亮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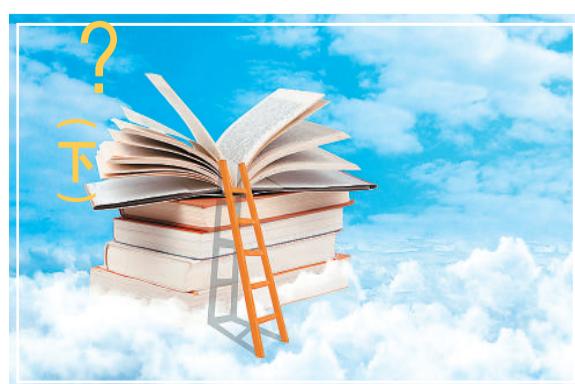
文化因素在留学目的国的选择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不少留学英国的学生都是被独具魅力的英伦文化深深吸引。英国在保护和传承传统文化的同时，对外来文化也拥有高包容度和接受度，社会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增加了中国学生融入当地社会的机会，提高了在异国他乡学习和生活的舒适度。在英国，社会秩序和规则得到了公民的良好执行，社会安全感高。

完成学业后在留学国是否有长久发展机会也很重要。比如英国推出允许国际学生毕业后留英两年来寻找工作的政策后，选择赴英留学的人数明显增加。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也有一些学生对留学目的国的选择发生很大变化。政治的稳定、政策的持续以及社会安全已成为选择留学目的国最重要的指标。各国政府对疫情防控能力和水平、留学生是否可以享受免费的社会医疗服务也是学生的考量内容。在英国，由于疫苗接种项目顺利推进，为将来建立开放而健康安全的社会环境打下了基础，也有助于保障国际学生的留学安全。

无论如何，学生选择留学目的国之前，要制定清晰、明确而实际的学习、职业与生活规划，并且懂得在各种因素考量中进行取舍，这样才能做出最适合自己的留学选择，开启愉快而充实的留学之旅。

（作者系英国赫瑞-瓦特大学中国和东亚办公室首席代表）



疫情之下看英国

冯 健



4月23日，人们在英国伦敦海德公园休闲。新华社发

来英国读书之前，我对这里的印象是符号化的：火车、电话亭、披头士、莎士比亚……甚至是007和哈利波特。我会想象自己在大不列颠岛的生活，再一步步细细规划自己的留学生活。

到达英国之后，我逐渐适应了这里的学习和生活节奏，学着如何更好地融入当地生活，如何在增长学识的同时打开眼界，丰富人生经验。而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不同民众的不同态度，让我在留学生涯中对于这里的文化有了更多别样感受。

我曾经读过新华社驻伦敦记者桂涛的《英国：优雅衰落》，其中讲述了英国脱欧历程和这个国家的一些衰落迹象。书中序言里的一段让我印象深刻：一个圣诞节前的寒夜，我曾在号称“伦敦肚脐眼”的皮卡迪利广场目睹一个乞讨者双手捧着一个塑料交通锥当“喇叭”，对着来来往往、手拎购物袋的男女喊出分辨不清的歌曲。他坐在地上，嘴里哈出白气，一面米字旗披在厚厚的脏羽绒服外，就像一尊雕像，那景象让人伤感难忘。

这里的软实力仍然在世界上有很强的竞争力，但相对于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在军事力量、政治制度、经济、思想等方面不再引领世界，它较之“日不落帝国”时代毫无疑问地衰落了。当站在这个角度看英国，就会发现它像是混合了落寞、安静与优雅、生趣，自身也在不断调整与适应。

去年9月我回到英国，开始了为期1年的间隔年全职工作，在当时，中国国内早已恢复了正常生活，而英国疫情却仍旧严重，且不得不在11月初宣布进入第二次全国封锁。这其中也有政治原因，也有民众的自我主义，有些人并不相信政府防疫手段，也反映了他们内心的“纠结”，哪怕政府已决定封城，仍有不同年龄段的人以身试法。

“自觉”总是不容易，一些本地中年人就很不满年轻人对疫情的不重视。在我身边的朋友大致分为两类，一类认真做好防疫措施、保持社交距离，如果真的确诊了是轻症，就谨遵医嘱认真居家隔离；另一类则依然我行我素，的确难以劝服。

可以感觉到，在那段时间，就如同前几年脱欧全民公投期间出现过的情况那样，不同年龄段公民间的矛盾正越来越明显。有人认为是年轻人开学后不遵守社交规则导致防疫前功尽弃，而年轻人则抗议社会言论对他们的评论并非理性，因为仍旧有不少学生是按照防疫规则做事的。

可以说，疫情就像一个放大镜，把一些平日里容易被忽视的社会问题放大了。不单单是政治体制和经济，英国作为一个多元化国家，在疫情期间出现的对少数民族的歧视现象甚至是暴力对待让人意识到，不同背景的群体矛盾依然严峻。英国疫情暴发之初，一些亚裔和黑人学生都表示遭遇了不同程度的歧视。很多人因为戴口罩而被怀疑携带了病毒，在民粹主义的干扰下，有人甚至被刻意孤立。

如今随着疫苗接种推进，英国开始逐步解封，回归正常生活，人们都在等待着和朋友见面、坐下来喝杯咖啡聊聊天的一刻。对于留学生来说，大家盼望的不只是生活恢复正常和课堂授课回归正常，更希望重新拥有安心、舒心的学习环境。如何让这里重现往日的包容与开放，对于政府和学校来说都是一个考验。

（作者系英国利兹大学留学生）



新华社堪培拉电（记者白旭、岳东兴）4月清晨的堪培拉，黄叶纷纷飘落。深秋冷风中，数千人挥汗如雨，用长跑开始新的一天，这其中包括一个名为“中国100”的跑团。

马拉松节负责人朱·泰迪告诉记者，此次马拉松节设有6个项目：50公里超长跑、马拉松、半马、10公里、5.4公里和两公里儿童跑；当天大约有8500人参加，其中一半是堪培拉本地人，年龄从4岁到70多岁。

澳大利亚首都地区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组织的“中国100”跑团也参加了此次活动，其中既有小学生，也有成年人。

学联负责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学生詹修宸说，马拉松节搭建了人文和体育交流的平台，不但给大家一个户外团聚和挑战自我的机会，也是一起“凝心聚力”、向社会传递华人在国外健康生活、积极向上精神状态的契机。

他说：“希望大家以永不言弃的精神，跑完属于自己的赛道，用实际行动向青春致敬，向咱们祖国献礼。”

今年20岁的王雨彤是澳国立大学金融专业学生，此次作为志愿者，同时参加5.4公里跑。她觉得参加活动有助于两国间文化交流。“我平时很少参加当地活动。通过本次马拉松节，我不仅了解到堪培拉的地形地貌，与主办方交流沟通中，也更了解当地文化和当地人的想法。”

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的一些工作人员也参加了马拉松节，其中王晰宁公使参加了半程马拉松。他了解到，“中国100”跑团标识的设计元素之一，是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希望同学们在这里留学平安、有收获，当然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他说，“因为下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主力军就是我们今天年轻的同学们，大家加油！”

王晰宁同时表示，希望马拉松节可以促进中国留学生与当地普通民众的交流。

据介绍，堪培拉马拉松节已有40多年历史，是澳大利亚历史最久的城市马拉松之一，去年因疫情取消。

『中国100』跑团参加堪培拉马拉松节